

牛筋草傳奇

瀛苑副刊

第二十二屆五虎崗文學獎/小說組佳作

文/施明秀（中文系）圖/張佳宇

牛筋草只能說是雜草。縱然在中醫上可以當作發汗解熱劑，但多數人看到它只會覺得很麻煩而已。如此一來，他的存在竟不由自主的讓人感受起哀傷，因為，注定悲劇。

悲劇也有分很多種，像是莎翁的悲劇，其中錯綜複雜的過程、人性與想像的糾結和令人惋惜的結果，匯聚成充滿傳奇及不朽的悲劇情感。

或者犧牲付出的悲劇，例如古希臘神話裡，憐憫天下成為盜火者，甘受宙斯懲罰的普羅米休斯。還是懷著孝心的目?連，出家修成神通，遍觀三界六道，只為了救身在餓鬼道的母親。他們的犧牲與奉獻，讓悲劇故事流芳萬世。

又或者，英雄的悲劇。時代在變，環境在變，但是英雄卻總是與悲劇結下不解之緣，因為悲劇之下產生英雄，英雄活躍在悲劇裡。像是滿懷離騷，跳江覓死的屈原；受十二道金牌，功敗垂成的岳飛；入獄受辱，抵死不屈的文天祥。在歷史的洪流中，多少英雄淹沒在悲劇裡。

也有像牛筋草這樣不起眼的悲劇，看在眼裡毫無貢獻，隨人踐踏、任人宰割，還要受盡批評。當它離土的那一剎那，雖發出了小小哀鳴，做出了微微抵抗，但是卻因此被戲稱為牛筋草。

總的來看，就是不起眼。不管是對人、對事、對物、對國家、對天下，其實都無關緊要。

於是當我的朋友對我提起牛筋草的時候，我還覺得莫名其妙。

「我真討厭它！」張利明指著一株丁點小，看起來沒有絲毫威脅的小牛筋草，對我齜牙裂嘴的說道。

張利明是我大學一年級的室友，身為保險系的他和身為中文系的我，或者出身雲林的他與出身彰化的我，不管哪一個其實都湊不成一起。但是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注定，看起來八竿子打不著的人偶然讀到同一個學校，偶然在同一間房子相遇，偶然，不，是必然要在一起相處一年，若說沒緣分那當真是睜眼說瞎話。

由於張利明特意提起，於是我瞄了瞄從來沒有特意注意過的植物，皺起眉頭，說道：「你幹嘛討厭它啊？」牛筋草長在水溝旁，既不起眼又不礙著人，偏偏去討厭它幹什麼，吃飽撐著！

張利明卻顯出非常厭惡的樣子。「你不覺得它的長相很噁心嗎？你看他尖尖細長的身體，張牙舞爪的四肢，那副想找人幹架的囂張樣子，我一看就討厭！」張利明講得煞有其事，他那副氣憤樣子，讓我覺得他才是想找人幹架的人。

我對牛筋草實在提不起勁，剛上完一堂通識課，我的肚子餓得要命，我寧願思考等會

要去吃焗烤麵還是乾拌麵填飽肚子，也不想再討論這無關緊要的小牛筋草長相。

不過事與願違，我的朋友是個個性執著的人，直到我們在大啖乾拌麵的時候，他還是念念不忘牛筋草。

在他國小的時候，夏天裡，幾乎每隔一天就要到操場去拔牛筋草。牛筋草抓地力十足，總是要費點功夫才能拔起它，對一個國小生而言，在炎炎夏日裡做這樣的勞動服務，實在非常厭煩。

尤其是小五的那年夏天，不知道是否算是天災，牛筋草長得特別多、特別快，為了在處罰之餘能有益校園環境美觀，於是老師規定除了勞動服務外，有時犯點小錯或是少交功課，也都是去拔牛筋草。

一天一百棵算是少數，有時拔到連自己都懷疑牛筋草為什麼天怒人怨這種地步，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跟他有仇一般，以消滅為己任，他本身的存在即是礙眼。

張利明說，不過在那個時候他一點都不討厭牛筋草。

張爸爸是個對釣魚非常熱衷的人，常常一有閒暇就往海邊跑，如果遇上連續假日，更是在海邊待到欲罷不能，直到假期結束才回家。

據說張媽媽在生張利明的時候，張爸爸已經在海邊跟魚耗上兩天的耐力還一無所獲

，最後幸好那次魚還算配合，讓張爸爸總算在張利明頭出來的一刻趕了回來，而張利明第一次的嬰兒照就是和張爸爸所釣到的魚一起合拍的。

等到張利明會走路之後，張爸爸就開始帶著張利明去釣魚，長大一點的張利明聽說非常冷靜也非常頑強，做事情很沉著也很有毅力，張爸爸總是笑著說那份耐心是因為釣魚培養的，但是最後實在有時候固執得讓人忍不住想撬開他的腦袋來。

不過他在學校倒是令人放心，對人一律的親切，成績也相當不錯，但是比較起同年齡的小孩，他算是過於冷靜與自覺了。

所以他總是沒什麼朋友，也或許是因為他自己也沒辦法忍受跟那群吵吵鬧鬧的同學一樣，他跟所有人不冷也不熱，比起跟大家一起玩樂，他自己對於獨來獨往的生活倒也不覺得有什麼不方便。甚至，他覺得有時候避開同學去拔牛筋草還比較寧靜。

但是也在那個時候，他才認識到一個朋友，對他而言一輩子都無法抹滅的朋友。

不過那不是人，是一隻狗。

張利明不遲交作業，也很少犯錯，但是當同學被罰午休的時候除草的時候，張利明立刻對老師提出要求，想要去拔牛筋草。

老師雖然奇怪，但也不反對，以為他和被罰的同學是好朋友，就讓他們一起去了。

一開始的時候只有在同學被罰的時候張利明會一起跟去，到最後幾乎每天中午張利明都會去拔牛筋草，老師問起的時候，張利明只回答說睡不著。

老師看張利明滿頭大汗，又提著滿滿一桶中午拔的牛筋草，倒真的好像張利明對拔牛筋草一事樂此不疲的樣子，於是也不管這件事了。

張利明其實真的還蠻喜歡拔牛筋草的，持之以恆的做這那件事，像是和牛筋草比耐心一樣，跟釣魚倒也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拔牛筋草的時候，張利明覺得最麻煩的就是找牛筋草，有時他會想，為什麼沒有發明工具可以自動搜尋牛筋草，不過這種發明也許沒有什麼意義就是了。

就在張利明自己一個人胡思亂想、自己一個人享受眾人皆睡我獨醒的孤獨感的時候，有一隻狗悄然無息的跑來他的面前。

是一隻通體漆黑，毛髮蓬鬆卻很乾淨的狗，看起來很乖，頸項掛著一條皮繩，還繫著一個小小的鈴鐺，但是沒有尾巴，有一隻腳看起來不太正常，走路一跛一跛的。還有就是，狗的雙眼中間、眉心的地方有著如星形的傷痕，沒有黑色的體毛覆蓋，呈現出斑駁的肉色來。

張利明從小就挺喜歡狗的，正好他的口袋裡還帶著一包餅乾，於是他想也不想就掏出

餅乾，撕開包裝，將餅乾給狗吃。

狗也毫不怕生，一口就將餅乾吃掉，乾淨俐落。

張利明摸摸狗頭，順了順牠的毛髮，狗舒服的眯起眼睛，柔順又乖巧，一點也不怕人。

張利明想，也許是有人養過的吧。跟狗玩了一陣子，張利明才又拿起鏟子，準備繼續每天拔牛筋草的慣例。

這時候狗汪了兩聲，在張利明腳邊摩蹭兩下，才又跑到不遠處的地方，蹭了幾下，感覺像是要跟他說什麼一樣。

「怎麼了？」張利明走過去發現狗坐的地方——在學校升旗台旁邊的那塊草坪，可能土壤比較肥沃、陽光較為充足，牛筋草特別容易生長。

張利明嗅了一聲，讚美到：「挺不賴的嘛。」就一隻狗來說，真的是相當通人性哪。

然後就展開張利明跟狗合作拔牛筋草的歲月。

.....

張利明告訴我，他和那隻狗建立起非常好的感情，其中過程，像是他在草原上奔跑，狗追著他嬉戲，或是狗在草原上奔跑，他追著狗嬉戲，其中可能還出現幾只風箏、一兩個飛盤，再加上來湊熱鬧的蜻蜓……之類的很可惜並沒有發生。

張利明跟狗是拔牛筋草的夥伴，除此之外張利明很少找狗，狗也很少出現，大概在一個星期之後，張利明幫狗取了一個名字，『黑子』。

「黑子，不錯的名字吧！以後我叫你黑子，你叫我小明就好了……」張利明指著狗的鼻子說著。

狗則是汪了兩聲。

「黑子，你要吃嗎？」張利明從翻出牛筋草的土裡捏出一條小指粗的蚯蚓，在黑子的眼前晃著。

狗抬起頭用濕濕亮亮的鼻子靠近嗅了嗅，然後看起來沒啥興趣的又趴下來。

張利明也不在意的將蚯蚓又埋回土裡。

一人一狗之間，有一句沒一句的搭著，時間倒也過的很快。

「黑子，明天見！」提著滿滿一桶收穫，張利明向狗揮著手，回到教室去。

每一天就是那樣。

直到那一天，天氣不是平常的濕熱。照例午休的時候張利明一個人在外面拔牛筋草，順便找黑子，不過這次卻怎麼也找不到。張利明一手提桶一手執鏟，讓了半圈的校園，卻連個狗影子也沒見到過。

他和黑子之間已經有默契，他固定在午休的時候出來，而黑子總是已經在升旗台旁邊等他，那附近的草坪經過他和黑子的努力奮鬥已經沒有牛筋草了。

張利明站在那邊等了約二十分鐘，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。黑子不知道去哪裡了，是給那個人餵了？還是哪裡走丟了？張利明口袋裡還帶著餅乾，由於心情著急，等不到狗之餘，便像洩憤一樣將要給狗的餅乾吃掉了。

不能怪我，誰叫你跑不見了，讓我在這裡等！

結果張利明一直等到午休結束還沒有看見黑子，牛筋草一棵也沒有拔。回去教室的時候風紀跟老師說，張利明假借拔草的名義，根本就是出去玩。

第二天張利明還是在升旗台旁邊等，狗還是沒有來，牛筋草還是一棵都沒有拔，這時連老師都懷疑了。

張利明覺得很生氣，想要說他在等狗來，但是就算說了也沒用，因為這根本不是理由。

第三天還是沒等到狗，張利明覺得被欺騙了，在上課前跑到操場隨便拔了幾棵牛筋草，充充數敷衍了事，然後老師就告訴他以後不用去拔了，在教室午休。

張利明也覺得不想去了，他最要好的好朋友騙了他，他們是拔牛筋草的伙伴，可是黑子卻一連三天都沒出現！

第四天中午，張利明趴在桌上翻來覆去一直睡不著，已經很久沒有午睡的張利明，覺得這時候的他跟教室好像有一個無限的鴻溝，他的存在跟教室之間怎樣也不能融洽。

午休大概一半的時間過去了，張利明還是沒有睡著，只要一閉上眼睛他就想起黑子，黑子圓睜明亮的眼睛好像在不知名的某處盯著他，還有那通體漆黑的狗影在他的腦裡竄來竄去。莫名的不安在心裡擴大，然後就再也止不了了。

張利明偷偷抬頭，全班幾乎都睡著了，連管秩序的風紀也趴在老師的桌子上睡著了。張利明小心的站起身往教室外面移動，那時全校都靜悄悄的，安靜得讓人覺得詭異。

張利明懷著不安的心情慢慢的接近升旗台，那邊還是沒有狗的影子，空蕩蕩的，又有一種寂寞的感覺。

狗到底為什麼不見了？張利明無論怎樣也想不通。黑子體積並不大，也不是會嚇到人的狗，若說是被抓走了，黑子也不是長的可愛到會讓人想帶走，最近也沒有聽說有捕狗大隊，在校園裡除了黑子，其他的大白小黃也都還四處活繃亂跳。

到底有什麼原因讓狗不見了？

張利明跑到升旗台旁樹叢的後面，那裡有磚砌成的圍欄，張利明就坐在上面思考狗的問題。

在黑子消失的前一天，並沒有什麼不對勁，張利明中午到升旗台旁，狗已經在等他，他給狗吃餅乾，狗帶他去找牛筋草，午休結束時他帶著滿滿一桶牛筋草跟狗道別，狗也照往常默默跟他到教室前面看著他走進去才離開。

連一點點不對勁的地方都沒有。

張利明懷著又傷心又憤怒的心情想著，最後的結論只有一個，那就是他被狗拋棄了。

在那一時間，憤怒甚至蓋過一切，他將黑子視為朋友，但是畜生就是畜生，講情講義有什麼用，最後還不是背叛他了，他們的友誼、他們共度的那些時光，根本通通都是狗屁！

憤怒的張利明還氣不到幾分鐘，就立刻後悔了，在腦子充滿喧囂之聲、忿忿不平時，他不知道他為什麼還能聽到其餘聲音，但是他真的聽見了。

小小的嗚咽之聲，低低的嗚叫著，從升旗台不遠處的倉庫傳來。

那時的張利明情緒還相當激動，大大的呼吸兩口安撫情緒，張利明才慢慢的靠近那間倉庫。半掩住的窗，透出昏昏黃黃的光線，裡面的氣氛充滿陳舊。張利明眯著眼睛隱隱約約可以看見裡面的影子，張利明一手壓住自己嘴巴，眼睛湊往窗隙看去，一看才真正大驚！

裡面的人抓著有張利明手臂粗的金屬棒一直毆打著狗，狗發出陣陣低吼聲，但是牠的嘴巴被鐵線綁死了，他越是掙扎鐵絲越陷入肉裡面，混雜著血和口水糊成一團，但是打在身上的力道實在太痛了，狗的眼睛瞪的老大像是要掉出來一樣，同時也是無比猙獰。

狗的脖子被鐵絲繞住，另一端纏在旁邊的鐵櫃腳，狗想要往前的時候，同樣鐵絲就會深入肉裡，脖子早就有一圈細小但是深層的傷口。狗的身上也有許多傷痕，毛皮已經看不出光澤，血混著泥糾成一塊，毛皮掀起來的地方看的見腥紅的肉，有些地方還有白森森的骨頭露出來。

張利明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要這樣對待狗，狗看起來像要昏倒一樣又被活活痛醒。張利明想起被老師用藤條打的時候，那火辣辣的痛感好像又在一次在掌心掌背回想起來，搗著嘴巴的手忍不住顫抖起來。

張利明有時候會想，為什麼當時他不閉上眼睛，或許是那時連閉上眼睛的力氣都沒有了，恐懼跟害怕深深根植他的腦裡。

但他還是後悔，那時為什麼不閉上眼睛？

他看見狗被打的奄奄一息，那劇烈的掙扎已經沒有了，金屬棒落在身上也沒有反應，彷彿好像習慣了那痛覺似的，只剩下微微的喘息像是哭泣。

然後那個人將金屬棒轉了一個方向，用尖銳剛硬的一端對準了狗的眉心，金屬棒沒入狗頭的時候，只有乾淨俐落畝的一聲，鮮紅的血液混著白濁濁的腦漿立刻迸裂出來，瞬間就是一地的莫名液體，狗則是連哀嚎一聲都沒有就死了。

這時候張利明連顫抖都沒有了，他睜大再睜大他的眼睛，像是要刻畫下那個人種種行徑，眼睛連眨一下都沒有。

狗死了之後，那個人從鼻子裡噴出一氣，像是笑了一聲，那種輕鬆的感覺好像在說狗死了沒什麼大不了。然後他拿起在一邊準備多時的工具，俐落的撬開狗的頭，徒手取出狗的腦放在綠色袋子裡。然後再拿起鋸子鋸開狗頭和身體，狗頭放進一個黑色袋子裡。那個人又將沒有頭的狗身體翻過來，拿起刀子在肚子劃了一刀，撲簌簌的開始掏

出狗的內臟，將其中一些放進綠色袋子，其中一些放進黑色袋子。

張利明想要嘔吐，微薄的光線和滿室的血腥味，真是令人作嘔。但是他卻動也不敢動一下，眼睛想移開也沒有辦法。

那個人也完全沒注意到有一個小孩子躲在門邊偷看，專心的處理狗的屍體。他踢了一腳小椅子，將狗拖到椅子旁邊坐下，慢慢的剃著狗的毛，這時候狗血已經流無可流。

剃到覺得差不多的時候，他又拿起刀子開始切割，先是把狗的四肢剃下來，放在一起，又剃成兩段，然後開始分割剩餘部分，一塊一塊切好之後，他將肉骨都放進一個鍋子裡面，用蓋子蓋好推進壁櫥裡面，將所有工具放回工具箱裡，然後才伸伸懶腰，拿起黑色的袋子，往門外走出去。

張利明不知道他應該要有什麼反應，在那時他什麼想法都沒有。眼睜睜看著狗被打死、被分屍，那個人專心無二的處理完，帶著狗的屍體的一部分不知道去哪了。

張利明想著拔牛筋草時，一定陪在他身邊的朋友，腦中突然一片熱流通往四肢百骸，什麼也來不及想，腳就像有自我意識一樣繞著牆壁往倉庫的門走去。

門裡門外的世界好像不相通一樣，稍微推開門就傳出腥重的血腥味，濃烈的噁心感散發在空氣中。張利明忍著噁吐的感覺往門裡踏進一步，想抬起手卻覺得手那部分好像不是自己的，全身的機能也似乎瞬間像機器沒電一樣，充滿無力感。

困難的轉動頭部，安靜沈重的氣氛裡彷彿還聽見頸骨活動的喀吱聲，眼睛部分變得只能直視，稍微轉動一下都是很困難的事。

但是張利明卻像是受什麼吸引一樣，腳步不知不覺的在倉庫裡面移動著，就算心底恐懼得想逃離卻像是被什麼牽引著，行動無法受到自我控制。

直到腳下好像踩到什麼，發出一陣清脆微弱的丁鈴聲。

一瞬間所有禁制都消失了，手腳又開始顫抖，但總算接上了神經，四肢感覺又回復了。張利明鬆了一口氣，同時立刻拔腿就跑，害怕的逃離了。

時間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全校都還靜悄悄的，只有張利明的腳步聲聽起來沉重又紊亂，不可思議的是，竟然沒有人被他吵起來，所有人都還沉沉睡著，彷彿永遠不會醒過來一樣的沉睡。

張利明深吸一口氣，捂著耳朵，趴在桌子上，閉著眼睛。

心裡想著，早知道就跟大家一樣，閉上眼睛，睡著，什麼事情都不知道才是最好的吧
.....

這麼想著的同時，頭腦像是突然空了一下，思緒無法集中，像是渙散掉了一樣，濃厚

的睡意掩來，張利明就開始陷入沉睡。

在那場睡眠裡，張利明看到了黑子的憎恨，闇黑的紅光為背景，哀號、悲鳴的低吼聲，不住的譴責著張利明的膽小怕事。

睡醒之後張利明變得跟普通人一樣。

後來，黑子當然還是沒出現過。

.....

「你覺得是怎麼回事呢？」張利明問我。

說不定就是那回事吧，我說。

也說不定不是，張利明說。那隻狗到底是不是黑子也很難說啊.....

張利明一直覺得很奇怪，那次午休也未免久得讓人匪夷所思，現在想起來，狗得慘叫聲其實相當大，更何況有人在學校裡殺狗，為什麼會沒有人發現？又為什麼非得要在學校裡殺狗不可？

而之後他去問老師那間倉庫，據說只是一般放運動用品的倉庫罷了，根本不可能有櫃子鍋子，更別談有什麼人居住在那裡了。

「有時候，我會覺得，如果那時我願意出去阻止殺狗的人，黑子是不是就會回來呢？」張利明嘆息。

總之，在那之後的張利明就變得非常不喜歡一個人，他也不再跟爸爸一起去釣魚，個性有點浮躁起來，對於拔牛筋草一事變得很討厭，因為一看到牛筋草，就會想到一直沒有回來的黑子。不過因此反而跟同學互動多了，就連老師也覺得比較放心一點。

黑子不在了之後，張利明心中那冷靜與自覺的一部分好像同時被帶走一樣，雖然不至於到好像變了一個人，不過他還是清楚感覺到身體那部分消失了，跟黑子一起失蹤不知道到哪裡去了。

他開始跟大家活絡的相處，跟毛孩子一樣胡鬧，但是他的身影也不再具有特殊性，只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個，被紅塵湮沒的塵土。

張利明顯的有些落寞。

「真是可惜呢。」我說。

.....

當時的我，還沒想到，真正可惜的，到底是什麼。

我跟張利明事實上沒有當滿一年的同學。

就在下學期時候期中考剛結束，由於幾天睡眠不足，精神與壓力都被考試折磨得快抓狂了，當考完試那天，將最後一科的通識考卷交出去之後，我們的心情都亢奮得欲罷不能。

幾個人約去通宵唱歌，還喝了點酒，回到住宿地方雖然不需要騎車，但是也有一小段路程好走。清晨的路上車子不多，還算是安全的，我們搖搖晃晃也就不太在意。

「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？」跟大夥走在一塊的張利明，突然停下來。

「啥也沒聽到啊，走啦，回去睡覺……」我睡意惺忪，沒什麼精神的回答他。

沒想到就在那一剎那，就見張利明不要命的往突然疾駛而來的車子衝過去——正確的說，應該是往在車子前面，一隻將被撞到的狗的方向衝過去。

大家醉意都嚇醒了。

「張利明——」伸出手沒拉住他，除了叫他名字我沒辦法做出其他反應。

事情在一剎那發生，也在一剎那結束了。

張利明衝得很快，將狗抱在自己的懷裡的時候，也被煞車不及的轎車撞飛到出去，好死不死緊跟在轎車後面的貨車追撞到轎車，結果貨車上面的鐵板鬆動，整個往前飛過去，就砸在張利明的頭附近。

遠遠的不知道張利明的情況，我們都衝過去，有人立刻反應打電話叫警察叫救護車。

我實在很不想在回想起那情景，那淒慘的景象，讓我這種鄉下來的農夫大受震撼。

那時我先是看到一攤混著白色與紅色的液體濺得到處都是，裡面還參雜著一些腦屑沫，胡亂灑了一地。張利明則是有一半的頭都沒了。

現場的人有驚呼、有唾罵、也有人害怕的哭出來。

我呆呆的做不出反應，第一時間想到的事情，是去看那隻狗怎麼了。

狗，很明顯受到衝擊，前右腳被扭曲成奇怪的形狀，在張利明懷裡受到一連串撞擊，最後還是被悶死了。

同時，那隻狗的額頭，同樣有著陳舊的、斑駁的星形傷痕。

.....

然而過了三年，物換星移、日夜更替，人的腦筋退化、記憶蒙塵。我在將畢業之時，才又想起了張利明那回事。

那之後，我在張利明的墓上拔牛筋草時，突然能理解張利明討厭牛筋草的感覺，那小小的、不起眼的植物突然變得可憎起來。

弱小而頑強的牛筋草，默默得生長著，對他人的惡意毫無所覺，然而人們對他的消逝也毫無所覺。

人們就像這牛筋草一樣，莎翁的、奉獻的、與英雄的悲劇，也不過是少數中的少數。只有牛筋草的悲劇，一直在我們身邊重演重演，接著，等著被遺忘……

2010/09/27

